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十三經義疑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葛魏錫

十三經義疑卷五

華亭吳浩撰

禮記

矜我慢物中人不免若有心而無迹則於物無傷孔疏以長敖為著迹之稱竊疑當兼内外益凡人之情由心而發但制其外則病根未除將有一發而不及制者與原思以不行為仁將毋同

曾參不在四科而子路入四科故曾參心服之

四科就從於陳蔡者言非此外皆劣也一貫之傳曾氏在端木氏之上直與子淵比肩其服子路是其虛懷子輿不以不在四科絀季路不以得在四科優也

不服闇不登危

服闇不知而作也登危行險不循理也妄作行險取辱之道也身辱親亦辱孝子懼焉

尸必式

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君在廟門內則疑於君乃君自下之而尸僅式焉非倨也遜避不敢當之意也此與聘于隣國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相似若非在車則必還辟矣車中不便為此容故式之以示遜避之象其式也殆有踧踖不寧而異於平時之式者歟

刑不上大夫

此非不刑也有罪先議議所不赦則削其爵而刑於甸師上加也當其為大夫刑勿加矣惟王朝之大夫則然

若侯國之大夫肆諸朝士則肆諸市王朝之士亦肆諸
朝

今為士提物更在帶下

上經云提者當帶謂屈臂當深衣之帶而提挈其物也
則提不在帶下矣孔疏士則提之既云即上提者當帶
何以又云更在帶下歟

魯人以臧紇有功立其異母兄臧為

臧為之立無廢二勳也二勳文仲宣叔也季孫用孟椒

之説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犯門斬關則固以紇為

惡臣功於何有

山澤之所出

疏引羽毛齒革君地生焉按此係重耳荅楚成王見已

無以報楚非數之以對成王問也孔氏特以羽毛齒革

明山澤之所出耳

魯昭公取同姓孔子不仕昭公旣先諫

按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襄公在位三十一年而薨

公子稠十九歲矣孔子甫十一歲耳昭公之娶孔子何以能先諫歟且仕乃可諫而正義已云不仕矣既字恐是不字之譌

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廣安游氏曰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母孔子行之而非以為法今禮家為出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為非禮之正也又張子曰聖人則處情子思則守禮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

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愚按禮父在為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為後之子於禮無服嫌不祭也是時孔子猶存鯉可服期聖人始則體伯魚之情而使之喪期猶聞伯魚之哭而嘆其甚中正無偏情理各當子思性剛奚以慰厥子乎白也而非出母所生則可耳

日知録以伯魚之為母期是父在為母疏以謂出母者非戴禮緒言按孔子年十九取宋亓官氏明年生子昭

公賜鯉因以命名年六十六而亓官夫人乃卒其無出妻事明矣顧陸之論尤高

與哭師同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註云與哭師同愚按下文師吾哭諸寢非中庭庭在寢室之外寢門之内是亦較朋友為親之矣故山陰陸氏曰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如曰同于師也無乃已重乎

時衛世子蒯聵篡輒而立

按左傳敬王之命蒯聵曰余嘉乃成世復爾禄次敬之哉則蒯聵雖非父命實奉王命况輒愎而虐不足為君既出之後遂卒于越夫子不為衛輒靈公未嘗立輒何必以出公當立而目莊公為篡乎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註疏曲説也顔氏之歸郰大夫實承父命何恥之有且顔氏不以墓告子子獨不當一問乎顔氏之死孔子年已二十有四縱不問母不可問之他人乎如聊曼父之

毋可問久矣奚待殯于衢而後問乎先儒謂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倘人第非笑之而卒無問且告者可若何雲莊辨之良是

公無復歡樂

按太子曰吾又不樂而正義以公代吾似未切杜氏云君之不樂為由吾也則傳文吾字有着落矣然亦覺牽强竊疑不樂二字乃申生自言葢君已老而居不安食不飽非人子之所樂也言此以謝或人

踰月則其善也

孔頴達謂士數死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然則孔子所言踰月即是中月而禫與　今制二十七月合陳氏乃以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蓋依三年問也然朝祥祥字已是二十五月何陳氏以為二十四月耶

言此未病之時猶得寢卧

竊疑曾子病亟時尚欲易之豈未病時得以寢卧只是病時偶爾失檢卧此此必須易已病未能故命元起易

馬

浴於爨室

疏謂曾子故為非禮以正其子竊疑死後之浴非必死者之命況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即没乎如謂反席之前欲易之後尚可有言然曾子此時祇欲易簀神衰氣倦何暇更及身後之浴想是曾元以厥考易簀意在謙儉故浴亦從謙然而過矣於禮未嫺故進退失據

大功廢業

此與期功之喪不廢絲竹相反與大功將至辟琴瑟相類楊用修云業樂簴也左傳學人舍業亦謂不習樂也若訓為學業果可廢乎哉生人大功之服不一又加之以期期之服又不一學之廢也屢矣惟父母之喪學雖廢也可或曰大功誦可也其亦知學之不可屢廢者歟

而曰女何無罪與

何字疑當作之字子夏自謂予之無罪故曾子歷數其罪而詰之玩而字與字可見若用何字而曰下須添無

罪二字作一句承子夏無罪之言而駁之

消揺於門

鄭註欲人之怪已不如東滙寛縱自適之貌為安此見夫子之殀壽不貳何怪焉

舉者出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句尸出户馬氏從鄭註也然三山陳氏禮書不改上户字而以舉者出户為句亦通葢舉尸者出户武叔乃隨之出户而袒且髽髮

也孔疏喪服小記亦不改上户字士喪禮卒斂主人括髮袒于房則出户而袒髺髮非禮矣故子游嗤之

同爨緦

從母之夫舅之妻不應相為服或人之説非下云娣叔之無服也推而遠之也況從母之夫舅之妻乎若朱子則與鄭孔異朱子葢以甥與此二人皆不相為服故答或問云先王制禮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母族惟三故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於從母之夫舅之

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由朱子之言觀之則惟舅與從母甥當為之服耳唐玄宗時從韋縚之言加舅母堂姨舅之服知禮者如崔沔韋述楊仲昌皆諫或曰同爨緦者或甥與從母之夫同爨或甥幼少與舅之妻同爨則情不容已緦可也如此解或說乃通

其徒趨而出

鄭註徒謂客之旅陳註其徒門弟子也當從陳氏

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曾子葢據周人兼用祭器明器實人器虛鬼器而言夏
無祭器故實明器之半周既實祭器則明器宜虛所謂
明器神明之也宋襄公用物太多并明器而實之故為
曾子之所譏

縓纁之類

疏引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今按爾雅縓
止一染紅色甚淡再染謂之赬非縓也且經止云縓緣
不必及纁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註以所識為死者竊疑當指生者葢知生者弔所識之兄弟死其同居者固弔矣雖異居者亦當弔之若所識而死則傷之而已其不同居之兄弟未必皆素所往來何從一一而弔之哉

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

故為之服

按春秋王姬乃魯莊舅之妻非姊妹比也莊公為之大

功特欲以媚齊襄耳舅如齊襄服之已為忘父之讐況其妻乎禮舅之妻無服而乃為之大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與禽獸奚擇焉

平公飲酒

長樂陳氏曰平公賢孟子而終于不可見尊亥唐而終於不共治愚按孟子生春秋後時則有魯平公若晉之平公在春秋襄昭之間何由知有孟子哉

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

註疏則豈不得以句集註引之在前然不如後說為妥

幼清前輩曰得字絶句亦通

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

以機封作機巧也非也視豐碑視桓楹僭於禮也亦非

其非相似皆不從其初故欲明作機巧之非而以僭於

禮之非況之如皇氏解豈僭濫之事猶可恕乎

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皐門

集註蓋據魯而言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魯之外朝

所在故宰夫之命諱新必至庫門也凡諸侯三門臯應路若天子之門則有五一曰臯二曰庫臯庫各别三曰雉四曰應五曰路路門亦曰畢

喪不慮居

不慮居不慮及已之居室也葢廟重於居當有廟者先立廟不當有廟歉仄方深忍慮居乎君子之喪居處不安尼甫之言可思也而王制亦云寢不踰廟

歌於斯

石梁王氏云云已見孔疏王葢本之孔也

埋之以帷

註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葢不以新帷新葢也若帷葢之敝者上文固云用之帷埋路馬則以新帷

叔仲皮學子柳章

請總衰而環絰請於子柳也下即請之之辭末句乃是子柳從衍所請耳疏似太曲布細而疏曰繐喪服記云總衰四升有半

蠶則績而蟹有筐三句

績者自宜有匡不當資之蟹也乃蠶績無筐而蟹有匡冠者自宜有緌不當資之蟬也乃范冠不緌而蟬有緌凡死自宜服衰不當資之子臯也乃凡死不衰而子臯為之衰此謠蓋嘆成人衰不由中而美成宰之有以化之也

王制卿大夫

既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又云次國之卿下當其上大夫

小國之卿中當其上大夫是卿之下又有上大夫也愚按周官無上大夫則卿即上大夫乎故鄉黨但記孔子與上大夫言而無與卿言之文賈公彦云春秋之義卿稱大夫

既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小國亦有三卿矣又云小國二卿愚按周禮太宰職設其參三等之國同則小國之卿亦有三但皆再命本典命與大國次國三命不同耳夏官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則三等之國卿數同但命于天子者有多寡之差耳

集註或以大夫有上中下之辨或以諸侯無中大夫周禮有中大夫天子之制也或以小國特言卿則兼三等之卿可知與經小國二卿背蓋馬氏方氏所見不同而陳氏亦未之折中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徐註云此錯簡當在下章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三

國之士自上士止故言此以足之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者謂天子及三等之國其中士皆三倍於上士下士皆
三倍於中士也非謂頫聘之士可空國而出且本文明
說中士下士如何以次國為中小國為下乎愚按鄭註
大宰職連引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
三分徐益本之但以三分為三倍亦所未安竊疑上之
三分云者就上之數而遞加焉則為三案周禮六官中
士佐上士其數倍之下士佐中士亦然若佐上士則再

倍之天子如此三等之國當放此故云各居其上之三分

喪三年不祭

此據宗廟吉祭而言喪畢合食名之曰祫三年之内葢荐之而已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不敢以私喪久廢至于宫中五祀雖祭而禮不備既葬而後祭六宗山川顧祭服喪服吉凶不得相干殆使人代祭耶春官云王不與祭則大宗伯攝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此承祭用數之仂而言豐年有豐年之仂祭用其十之一不加多凶年有凶年之仂祭亦用其十之一不加少所謂量入以為出也喪用三年之仂放此

凶年不儉

雜記祀以下牲集註謂王制云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與此不同未詳愚謂未嘗不同也葢凶年有凶年之仂祭用其仂較豐之仂殺矣祀以下牲固宜云不儉者

凶年之祭亦用數之仂未之或減也非謂牲牢與豐年同

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

左傳士踰月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孔氏通彼我之懷故謂士數死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如死在八月則踰越九月至十月而葬也晉悼公於襄十五年十一月卒於下年正月葬杜氏亦云積三月也踰月而葬速呂相絕秦文踰越險阻亦謂從坦途越險而仍至於坦

途陳氏謂大夫四月可言踰越一月士三月豈得謂踰越一月竊謂非孔疏不可通陳註實錯認其意而無以通之矣庶人亦三月而葬者禮不下庶人將行吉凶之事則依放士禮為之無定限

明七教以興民德

疏曰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以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不如嚴陵方氏之說為妥方氏曰德非教以興之則易以廢故明七教以興民德

不粥於市

歴陳不粥而并及衣服飲食此非民間常用之物耶何為而不粥也想是恐其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及屬遊飲食於市者耳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習舞釋菜之以上丁也丁寧之也曷丁寧乎爾以人當謹始而丁寧之也曷言乎人當謹始而丁寧之丁後甲三日而甲者日之始也始不可不謹是以丁寧之也曷

丁寧乎爾以人當改更也而丁寧之也曷言乎人當改更也而丁寧之丁先庚三日庚之為言更也有過必速更是以丁寧之也吁先王之丁寧乎人者若此其至也曷為乎人且習而忘之也盍亦自丁寧焉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慎毋苟且於前而又因循於後也

馬氏云為文明故也律歷志云大成於丁則丁成也孔疏亦云取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也

聘名士禮賢者

蔡氏云賢者名士之次名士優故加束帛賢者禮之而已然先儒有言曰士希賢賢希聖人以賢名與士之有名者將毋同聘之禮之互文耳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鄭氏非之謂與毋有壞墮自相違悖按薄刑小罪即輕繫也斷決既明可出則出不然月居純陽熱氣漸盛圜土之中其苦難堪盍斷決正是恤刑助氣生長與草艾

則墨肅殺用刑有別

毋燒灰

或疑灰不可燒余讀周禮儀禮及左傳知灰之為用多也掌炭掌灰物之政令註云灰給浣練考工記練帛以欄（音鍊木名）為灰註云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掌蜃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註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蟈氏焚牡蘜以灰洒之去鼃黽也壺涿氏以焚石投之除水虫也焚石即今石灰士冠

禮白屨以魁柎之註云魁蜃蛤柎注也疏云以蛤灰塗
注於上使色白也鄭氏謂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云左
傳曰始用蜃炭蓋闔壙以禦濕且攻虫豸也然則爛石
蚌蛤之屬固燒以為灰而用之舊説灰火之滅者仲夏
不燒恐傷火氣愚謂當暑炎炎火烈逼人恐致疾也

月令季秋

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即周禮羣吏聽誓於陳前也以大
閱禮重故斬牲搢扑約束獨嚴異於蒐苗獮也顧周禮

屬仲冬而月令則季秋葢為月令者以周之仲冬即夏之季秋故下文仲冬反言毋起大衆也雖然斗建戌之月禾未納也場未滌也遽行大閱之禮可乎康成以為實夏正之中冬（夏小正十一月王狩）而譏月令之失良然葢周禮雖用周正而兼言正歲邠風七月亦用夏正所謂三正通於民俗周特舉而迭用之也不韋當日以呂氏春秋懸諸國門人莫能改特以勢壓之耳豈真不可更易也哉

乃嘗魚

金華應氏曰大饗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致敬於天與親也按季秋大饗帝嘗集註云饗嘗皆用犧牲是嘗乃秋祭之名與此嘗字殊夫犧牲則何可嘗乎

入門哭者止

哭者止不待命而止也葢入門之子固其君也乍見而敬心生故良情暫減而哭自止也子哭乃復哭君令臣共之義也初告時止哭必待命則猶未見子也

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

疏曰若順也有司畏康子之威不敢辨正故云若康子者愚按鄭註若康子者四字與君弔其臣之禮連文不與辨猶正也相屬若字當指康子拜稽顙而言

君王其終撫諸

文王事殷孔子稱其至德乃記人述寧王之對文考曰君王其終撫諸武成未告而稱文為王不已早乎書稱文王史臣稱之也詩稱文王詩人稱之也文是諡法追

王而後稱文王禮家多以文為年九十六稱王踰年而崩知禮者如是歟惟大傳謂追王文王昌此言可信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

正義引金縢鄭註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鄭用衛宏之說也王肅則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公辟之居東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

年十五迎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明年成王即政愚按成王十五時已英明如此豈幼而不能涖阼乎若公欲代王攝政則流言之起不為無因矣其言成王收捕公之屬黨亦與書言王亦未敢誚公不合

以為世子則無為也

疏曰成王既無父今若以成王為世子時則無世子之處又曰周公全用世子禮教之故云若為世子時實則

不為世子也二說不符集註從前

而衆著于君臣之義也

疏云俗本皆云著于君臣之義也而定本無著字義亦通吾所不解無著或當作有衆耶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此是墨翟之教非孔子語子固言親親之殺禮所生也孟子言以及人之老幼方是善推與此逈别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

戰國時人譏禹德衰正與此合此等邪說葢始於蘇代子之之流孟氏雖闢之其說猶未泯也

祭器不假

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非禮也乃王制則云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曲禮云凡家造祭器為先又云問大夫之富祭器衣服不假何居按周禮大宗伯註云此謂公之孫始得有祭器者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然則禮運所言大夫侯國之大夫歟王制及曲禮所言

大夫王朝之大夫及公之孫歟

養人則不足

此蓋放惠而不費之意然語焉而不詳矣費則不足惠而不費仁育萬物何不足之有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此語尤不情非註疏大全誰能通曉乎

禮運周氏說

延平周氏曰孔子言道之序則仁先之知次之勇又次之言為道則知先之仁次之勇又次之此蓋據魯論而

說所謂道之序是憲問篇君子道者三云云所謂為道是子罕篇知者不惑云云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註引易繫辭危者安其位疏謂所以今日危亡者正為不知危懼偷安其位故致危也義亦可通但與下保其存語意不合當從大全按鄭註云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夫居安如危則位可安矣故云能守自危之道蓋原含大全之意也

著已之功績以自勸

封繹禪云云云繹繹太山旁小山名刻石紀號良由自矜非以自勸也夫勸勉在心不關著已之功秦皇勒石頌功德勸于何有哉白虎通以著功為自勸亦屬囘護之詞

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

魯惟太廟用王禮非魯君皆得用也周公用王禮不追王豈子孫反得稱王乎魯之秉禮莫大于不稱王而後儒顧誣之乎

八蜡

八蜡之説不一愚按經文明言之先嗇一田主神農以始為耒耜故名先嗇司嗇二田正棄棄司后稷百種三司百穀之種之神農四田畯郵表畷五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禽獸六貓虎之屬坊七隄也水庸八溝也昆蟲乃與草木對説為害于田不當在祭饗之列陳澔則與註疏同王肅則與註疏異王分貓虎為二竊疑此皆禽獸耳何必分或謂司嗇即先嗇然經文既曰祭主先嗇又曰而祭司嗇則固有别矣周禮賈疏亦

謂先嗇尊司嗇甲先嗇尊故曰祭主先嗇詩以御田祖即大司徒所云田主始耕田者虛齋合貓虎而列之第六然經文先言饗禽獸而恐人疑其無謂也故復申明其故謂如貓虎之類皆有功於田者想亦不止於貓虎耳余既列八蜡及閲禮書與余適合

四臭字本皆絶句然細别之云云

此石梁王氏說一條當移置下節

明夷睇於左股

今本作夷於左股本義云傷而未切與鄭氏所見本不同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

爾雅釋訓襢裼肉袒也詩叔于田朱註本之襢袒同去襲露裼曰袒亦曰裼去裼露肉曰袒裼李巡曰脱衣見體孫炎曰袒去裼衣郊特牲云君肉袒割牲敬之至也賈公彦曰袒是盡敬之事若然敬事袒裼重其事也不有敬事而袒裼肆其情也當與勞毋袒參看不與襲對

如作見美之裼解上文何以又云不敢襲乎

子犯顏諫諍使父母不悅也

按事親有隱而無犯此經詞義亦不見有犯處疏特因不悅二字謂為犯顏然父母不悅之情不必因犯而始有也下文添一怒字只是熟諫使然

母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疏云衆婦無禮冢婦不友之如其說經當云無禮之介婦不當用於字矣大全劉氏曰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

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自當任其勞不可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如劉說當以毋字貫下然亦累墜欠自然故石梁王氏曰友謂當作敢者是

三日始負子

在人懷抱如負此人非謂兒在人背上也

世子生接以太牢

杜預以為接待夫人以太牢鄭氏以產婦虛羸未能以

禮相接乃讀接為捷訓捷為勝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而集註以為迂葢初產不宜補補亦不須太牢也傅氏陳氏謂以太牢之禮接見其子此說可從葢以子生心喜且重其事開筵延客接見其子故下云接子也

咳而名之

註疏咳字又作孩户才反陳註引說文咳小兒笑聲則咳孩二字通陳註又云謂父作孩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孔疏則云謂以一手承子之孩而名之以咳字

屬子與陳氏殊陳所以不從孔者當名之之時非必適逢子突突亦未能有聲也

時大夫又有大喪也

經言君有黼裳則君無大喪矣經言惟君有黼裳則大夫無黼裳矣周之衰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鄭氏從惟字想出似當云又有黼裳云又者君有大喪大夫又有黼裳也

夫人揄狄

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鄭註如此則公之夫人可知矣三公八命着鷩冕其妻宜揄翟及註司服則異是盖以三公屈于王而執璧與子男同故有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翟之説亦疑而未定之辭禮書言公之夫人褘衣盖指二王之後其他自揄狄耳明堂位言魯夫人副褘則以魯侯祭文王周公得用天子之禮故君衮冕而夫人副褘若祭先公則降焉非公侯之夫人悉與王后同也

視下而聽上

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而左為上矣向任左聽亦任左所謂聽上歟視帶以及袷所謂視下歟疏謂仰頭向上而聽之恐與視下碍

士於君所節

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諱其名也士卑故雖沒不諱於君前與大夫言士生則名之沒則字之大夫之生者於君前則名向大夫而名之不恭亦字之若沒則諡之

示巳文教所循環無窮也

䟽似旁人論孔子若孔子之佩象環當以自昜謂巳之文章須如環然五寸法五行亦謂巳須自强不息如五行之成物然也

賓入不中門

入不中門外臣且然尼父所爲致謹於一立也若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則以從君而行斜列於卿與士之間如雁行然卿不沿君之迹大夫不沿卿之迹士不沿大夫

之迹以尊卑為先後原自秩如雖中棖與闑不嫌耳

私事自闑東

疏云亦將為主國之臣也果爾得無有二心乎

私人擯則稱名

別於公士也公士為下大夫擯則曰寡大夫私人不得云爾也公士為上大夫擯則曰寡君之老私人不得云爾也所以不云寡大夫寡君之老者私事使降於公事聘也

必與公士為賔也

玩與字方氏説是意義亦近情葢公士非大夫之屬相去一等耳士宜恭大夫宜謙各盡其道可矣鄉射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賔是公士固可與大夫為賔也若改賔為擯則與上公士擯重

明堂位篇

王氏曰此見春秋經而不見傳者故謂未嘗相弑未嘗變法愚按此篇當作於魯儒故鋪張揚厲之辭為多至

謂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則弁非居攝其位信乎不利孺子矣誣甚

西門之外東面南上

此朝位南面北面皆東上則東面西面似應皆北上而西門之外獨南上與在西堦者不同何居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較盤愚按儀禮間有東面南上然各有義存焉士喪禮族長莅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葢對占者三人在其南

北上則所謂上者皆取南北之中也特牲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統于賓也有司徹註云東面者北為下則以主婦特位立故依曲禮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因乎陰陽也明堂西門之外所上不與東外對其義安在疑南字或北字之訛

論語稱伯禽為魯公本侯爵過稱公也

按春秋皆稱公臣子之辭頌云乃命魯公論語春秋頌皆魯書也不為過稱

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此指喪國之後而言如秦滅周及六國不聞封其子孫然豈以國亡而不祭乎又豈敢以父曾為天子諸侯而設其裳衣以觸時王之忌乎夏商之後修其禮物承周王之命故爾

天子諸侯之適子與君連體故不降妻之父母

愚按與君連體是言世子之貴不降妻父母是言為妻故親之意不相屬疑與君連體下式有缺文嘗云與君

連體似可降妻之父母故經特明不降親親之故也

亦敬賓故也

按註云臨事去杖敬也蓋敬其事也喪大記云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疏乃云敬賓則拜送賓何以杖耶賓字疑衍

庶子不以杖即位

日知録云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愚按集註云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然則喪服小記蓋言庶子不以杖即阼堦

下哭位與適子同非無杖也故喪大記云子皆杖不以即位又雜記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註云祖不厭孫此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已位耳夫祖不厭孫而謂兄乃厭弟乎

易牲而祔於女君

正義曰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按下經具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註云以士牲也然則易牲而祔于女君不以妾牲矣女君尊也

上經士祔於大夫則易牲亦以祖尊不可以士牲祭也若嚴陵方氏之說則謂妾祔女君嫌于隆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是易去女君之牲矣與註疏不同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

集註前說本註疏然後一說較穩葢經原云不攝大夫非不使大夫攝主也按摘註緝要亦從後說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禮書云孔頴達言別子之所由出其可宗乎是固然矣

禮書又云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也然別子為祖不得稱宗當從朱子以之所自出四字為衍

兵舞非樂師之文

按鄭註原兼引舞師樂師兵舞舞師文也干舞樂師文也羽舞旄舞亦樂師文鄭未嘗以兵舞為樂師文也疏葢推鄭引兵舞之意以證經中戚字云爾

樂靜而禮動

按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意禮以地制如由

地出不可移易則似當云禮靜而樂動雖禮樂相因動靜互根然為著不息者天著不動者地而言則言固各有所主也至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閒耳二句方是言禮樂同有動靜在動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閒而機緘之妙言又自有其序也

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四句

註疏以勞逸屬民按孔子論政曰擇可勞而勞之則君德之厚薄不以民之勞逸分視其勞之當否而已不如

應氏以勞逸屬君說為長

倒載干戈

熊氏云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愚按少儀云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不忍以刃向國也集註本此可從

非道理之理止謂容貌進止之理

理一而已容貌進止之理即道理之理也但此處就發諸外者言耳不有諸内何從發諸外乎無怪乎人之以

禮為偽矣

則其父母勿能主也

子為大夫雖尊不加父母乃曰父母勿能主何也貴不可以及父父子一體也父貴可以及子子貴獨不可及父與

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

內註謂即大宗伯小宗伯顱大夫之喪似不當煩卿貳

按周禮天官凡諸大夫之喪宰夫使其旅率有司而治

之旅冢宰之下士也大貞則小宗伯命龜重其事也且大夫多矣而宗伯不過二三人春官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縱不憚煩能徧及乎儀禮士冠士喪特牲皆有宗人此豈宗伯哉孔疏引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然肆師下大夫非大宗伯也職喪是上中下士實主公卿大夫之喪外註謂是都宗人家宗人周禮雖不言相及命龜然既正都禮掌家禮則相及命龜固其職也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邑則以都家分大

小亦可又按曲禮大宗即宗伯然無人字書顧命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而宗人不過奔走於其旁則宗伯是上宗而非宗人明矣

以前經云復尊卑俱顯明也此直云大夫故云亦如前文爛脫君與士也

孔疏似未得註亦字意愚按前經言復註云爛脫失處在此是錯簡也今言葬時車飾但及大夫無君與士是缺文也前之錯簡是簡策爛脫此之缺文亦是簡策爛

脱

其孫雖士五句

若大夫昆弟全無者下當釋則從其昭穆之義疏乃云其孫雖士亦得祔之與經不合故前文云三句亦與上下詞意不貫

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

鄭註祭饌如一葢言配亦此祭饌不配亦此祭饌王父與王母等耳非謂士與大夫祭饌如一也

殯是為死者故數往日為三日杖是為生者故數

來日為三日

生與來日者從死之明日數之除死日也然則士三日之朝杖實是死之第四日死與往日者從死日數之也故鄭註云士之喪二日而殯於死者亦得三日也而孔疏亦云數往日為三日或作數往日為二日者誤也

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

集註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則朝夕各一溢不及一合

似乎太飢飽而忘哀非禮也飢而廢事亦非禮也按鄭註孔疏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唐賈公彦亦云則集註一溢下脱去一升兩字耳間傳放此

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

一溢米非飯也故儀禮只言歠粥間傳亦云食粥孟敬子所以慮及於瘠也若飯止一溢之米雖食食能無瘠乎下疏食同言無算者粥與飯皆隨須而食無定期無求飽心哀事遽不與平時同

大胥是斂衆胥佐之

舊説胥讀為祝而家臨川曰太祝之爵為下大夫喪祝為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親涖事而以其下之胥服勞大胥大祝之胥也衆胥喪祝之胥也此依經胥字解似矣然按周禮序官大祝喪祝之胥列府史之下特庶人在官者耳士猶以士斂而君乃僅以庶人斂乎大祝職大喪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所謂大祝是斂也小祝職凡事佐大祝所謂衆祝佐之也喪祝職凡卿大

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正與大夫之喪衆胥是斂合惟士不敢使祝斂故曰胥為侍士是斂儀禮亦云商祝主斂如以祝為非能親執斂役何以下文即云商祝鋪絞紟衾衣邪古人極重喪禮雖弔賓猶曰非從主人也況臣乎

胥為侍士是斂

若據周官胥四人而言則庶人在官者反尊於士也而然乎

鯀障鴻水而殛死

朱子云殛誅也蔡氏曰拘囚困苦也惟無功烈於民故見殛殛矣而有功烈乎哉有功烈矣而見殛于舜乎哉禮家不稽尚書孟子而反據魯語謂鯀與舜冥皆以死勤事之人過矣夏之郊鯀子之仁虞之殛鯀君之義使鯀果有功舜之刑不幾濫矣乎石梁謂祀禹非祀鯀亦屬回護之詞葢上文明言郊鯀矣又按周語太子晉諫靈王云宗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左

傳子產亦曰堯殛鯀於羽山此時堯未殂落故謂之舜殛可也謂之堯殛亦可也若以鯀為有功則必不可劉氏陳氏皆謂鯀以死勤事如其然也必治水而為水所溺乃可鯀則殛死耳安得與冥之水死並稱也哉

如欲色然

註疏謂似人貪欲女色然王肅難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而解為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集註則承愛字來以為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三說不同

後來居上

比時猶先時也

比及時也集註比時及時也上文慮事不可以不豫乃是先時先時慮事豫則比時具物備矣

但天子尊故以父事屬之諸侯卑故以兄事屬之天子尊但事父行故以父事屬天子五更非不養也諸侯卑兼事兄行故以兄事屬諸侯而三老之養益可知矣

百衆以畏

神為孔子所不語故仲由雖問而不荅也何獨於宰我而諄諄且百衆以畏萬民以服只得象教甲裏事不但周無黔首之稱可以驗其為秦漢人所竄入矣

見間以俠甒

見字疑衍間去聲雜也舊說以覵字誤分而訓為雜然一覵字也此既誤分為二何見以蕭光又缺其半乎近閱戴禮緒言與余適合

即前言歲時朝之也

愚謂歲時齊戒沐浴而朝乃養獸之官耳天子諸侯不得云朝故納而視之曰召朔月月半曰巡與前言躬朝異矣召牛曰君巡牲曰君則歲時之朝非君可知況未卜曰獸卜日曰牲納視之前獸而未牲何至以君也而朝之

重事之義故問之也

孔氏以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歟為夫人問辭故原其

所以問之意葢重事之義也愚按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歟下已隔記人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二語則此古之云云作記人語亦可

哀公問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

嚴陵方氏引君子也者云云乃孔子對公之辭非公問孔子之詞問曰中間當有篇字

故為子道惟有命

葉氏曰誠身未能順親是非在我者也故為子道惟有

命以舜爲聖人猶以瞽瞍底豫爲難則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君子亦不謂性也如石林言則遭人倫之變者將諉之氣數矣視孟子論性命主理不主氣何如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

東行向東行也西行向西行也或老者向東去而君向西來則相值矣或老者向西來而君向東去則亦相值

矣勿敢過駐輦以致敬也若不相值則不相見雖不憚回車就見之煩而末由矣應氏說似迂

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或謂此正以申上文三命不齒似也然下文即云七十者入朝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則三命之爵亦當後於七十者矣葢貴貴之義老老之仁並行不悖陳氏葉氏所以不改註疏也

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

於物無防事可應也於邪物則仍防齊則虛中以治之不應他事況邪物乎著欲無止秪是下文聽樂之類與縱欲不同

父北面而事之

祭統所云父殆諸父耶尚書云父義和集傳云同姓故稱父上文云於祭者子行也則只是其子一輩非即其子矣故曲禮曰凡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康成云尸卜筮無父者

古者不使刑人守門

古者鄭氏謂夏殷刑人惟古不使周則墨者使守門矣墨者守門昭其賤也雖賤而有守門之功故既祭之末以其餘畀之

夫鼎有銘一段

此記極譽論譔祖德者之賢而所述鼎銘不過孔悝今觀其詞假言莊叔成叔之功是誣也悉鉏立靈公元銘反不言不明也利已之得次名于下私而不仁也六月

假廟而銘之即於是月飲悝酒而逐之詐而無以重其國家也記人為誰何乃曲學阿世如此乎莊叔名達成叔名烝鉏

天子無親迎

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鄭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從公羊義也然詩説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尚南面文王猶諸侯

耳又正義曰哀公所問當問已諸侯唯魯出周公故解先聖為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據此二條鄭說不足信矣竊謂天子至尊無敵不當親迎若太子則未為天子也奉君父之命以納妃禮當親迎諸侯亦娶於諸侯其體敵禮當親迎有故則改期正義曰有故得使卿逆也親御授綏亦止迎於其所館耳豈其委宗廟社稷而遠適異國以逆婦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

作辭以為口實也作則羣相效尤也命令雖嚴民其敬

恭否陳氏謂民猶以為言之成文動之成法則民已敬

其上矣孰是言動皆過而民猶敬其上也乎說約云下

文言不過辭方是言之成文動不過則方是動之成法

養齋云百姓不命而敬恭方是民以君子為言之成文

動之成法

孔子閒居篇

篇中引夙夜基命宥密孔疏指文王武王集註因之雖

與朱子釋詩異實本國語也按周語叔向以此詩為頌文武之功韋昭註成王成其王德也成其王命也又酒誥成王畏相蔡傳云成就君德敬畏輔相大雅下武篇成王之孚朱子亦以為成王者之信云

王位是聖人所貪

孔疏者欲將至如此似與上經無私背不如集傳泛言所願欲之事為妥下經疏云殷周以戰爭取天下恐其有私兩疏自相矛盾

以甫侯申伯先祖伯夷掌岳神有功

愚按伯夷與四岳雖皆姜姓實是異人舜典有云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蓋四岳内舉不避伯夷非即掌岳神可知伯本孔疏然帝堯巽朕之命但咨四岳故僉曰對下岳曰僉字以岳所領諸侯言

貧而好樂

坊記集註樂音洛王氏曰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按曾論貧而樂好字誠不必添若以樂字如字讀好樂好禮

作對仗如何蓋貧固易怨以和為貴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而使其心應和好之則和矣和則較優於無謟矣即與魯論小異義亦可通也

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

按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天子三公當受地視公王制有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若公之孤侯伯之卿而與天子三公同尊卑之等安在乎

高宗云

書序有高宗之訓坊記所謂高宗云謂高宗之訓有此語葢今文尚書也註謂名篇在尚書以此疏云按其惟不言之文在尚書說命之篇言乃讙在無逸之篇然說命是其惟弗言無逸是言乃雍與此小異檀弓則無高宗云三字

坊記引春秋記晉喪

穀梁釋其君之子奚齊以為國人不子惟國人皆不子故曰殺胡氏釋其君卓以為里克君之惟里克君之故

曰弒深得麟經之旨此特証沒喪然後稱君義亦可通
然似非仲尼本意
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
以此坊民十一字在詩云之上文法稍變詞義甚妥適
從註疏可也集註必以類推拘矣
小人之中庸也
此子莫胡廣之託焉者也肆無忌憚甚於揜著之小人
雖欲託之實則反之

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已當百倍用功

而學使能知之

能字承擇善固執來須兼知行孔疏似漏

變則化

孔疏明晰疏云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如月令鳩化為鷹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祭極敬不繼之以樂

註引祭義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以証極敬與繼之以樂樂字不同繼之以樂是任情肆欲忘其敬心

威莊强教也安則悦矣

吕註遺有禮而親一句當補云有禮威莊强教也親而安則悦矣

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

吕氏謂此二句乃君之所以報臣然受非授也似與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殊此云不以大言受小禄而坊記則

云寧使人浮於食坊記為優

辭欲巧

鄭註巧謂順而悦之也殆所謂巽與之言歟荅子貢之善道非歟戴禮緒言辭巧而本於情信雖巧無傷

禹立三年節

此專為君勉也引詩書皆以証豈必盡仁也師尹雖不仁然君既仁矣即兆民賴之而下土以為式一禹已足豈必盡仁哉孟子云君仁莫不仁縱有臣如尹氏不斥

則化耳倘臣則仁而君獨否竭忠盡智庸有裨乎

葉公之顧命

按春秋内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是年秋楚白公作亂子高討之國寧而老於葉則孔子先子高而卒明矣安有孔子之言而引葉公之顧命者乎

案尚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本作資字鄭又讀資當為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疏謂鄭不見古文愚按下經鄭註古文周田觀文王之

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則古文尚書鄭固見之矣其讀資爲至只是望經爲釋使小民惟曰怨小民亦惟曰怨句法相稱耳

中月而禫

三年問云二十五月而畢王肅主之漢喪服之制謂之五五間傳云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𤣥主之間傳本之儀禮而孔子亦以朝祥暮歌者爲踰月則善今律二十七月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皮樹

集註云其狀未聞愚按張鎰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今文樹作豎陳用之禮書云皮樹儀禮或作繁豎其狀人面蓋人面而能豎者也

敬以此觴而養不能

竊疑養而言敬言敬養而且跪恭遜也若勝者明指負者為不能豈恭遜之道乎即曰示罰不親酌足矣

投壺鼓

圓者擊鼙鼙聲下其音榻榻然方者擊鼓鼓聲高其音

鏜鏜然註疏云爾錄之以審音

悉數之乃留更僕

儒行篇不甚長數之何待更僕耶此等語氣不過要哀

公命席耳且其詞多激烈故李氏以為戰國豪士所以

高世之節而藍田呂氏亦疑非孔子之言

異弗非也

葉氏曰異於已者或行怪也惡而勿非竊疑行怪則惡

矣惡則為君子之所非也宜何居乎惡矣而勿非也方氏曰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已較穩

見於母母拜之

孔疏云按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奠者處來今詳儀禮經文或云薦脯醢或云用脯醢為冠者設非奠廟也母拜受有脯無酒儀禮又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無母拜受之文石梁謂母拜受脯為適長子代父承

祖與祖為一體不其然乎觀醮於客位則父猶客之矣父母斯須之敬正使子敬身以敬親自此始也子拜送而母又拜者凡婦人皆俠拜士昏禮云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婿荅再拜主婦又拜

按燕禮賔取薦脯以賜鐘人註云取脯重得君賜必賜鐘人者鐘人以鐘鼓掌九夏今奏陔以節已用賜脯以報之然則取脯見母殆亦重得父賜念母生育以至成人也歟

十三經義疑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十三經義疑卷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錄監生臣葛魏錫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經義疑卷六

華亭吳浩撰

周禮

陳其殷

註云殷衆也謂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葢引之以證其衆按序官中士佐上士則倍之下士佐中士亦倍之下士佐上

士則再倍之是其數之衆也疏乃云盟會立位之序大國之士為上北面前行上九中九下九次國之士為後行上士當大國之中士中士當大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士中士當次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則位也而非數矣且士之為介若特行可空國而出乎詳見余禮記疑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條

廳辨

鄭註辨辨然不疑惑也蓋可取不可取既有分辨矣推

之他事亦分明而不惑陳用之云天下之理成於所辨故服章以黻終焉周官六計終於廉辨亦六服後黻之意也

正歲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三正已見於夏書而正歲獨存於周禮凡周之法以子月和之寅月而懸於象魏為建寅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梓慎云夏數得天逸周書云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

烝享猶自夏焉盖周雖建子仍以夏令為善矣孔子曰行夏之時夫豈臆說歟

稍食

宫正均其稍食註云祿廩不釋稍字之義忩觀稍事稍禮稍秣稍餼稍地則稍食也者稍稍給與出物有漸之謂歟疏引月俸為証盖古者祿皆月别給之不併給

惟王不會

周禮屢言惟王不會優尊也然亦惟膳飲裘服弓弩矢

簸之類耳若上之用財用則必攷於司會焉上之小用賜予則歲終會其出焉非全無簡稽者

玉府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獻字當屬在下者與后妃獻繭相類觀下句受而藏之可見矣言凡王家之獻來諸物玉府受之也若獻字屬王則與下好賜重且自尊賜卑不當云獻獻雖隣國不得稱富鄭公所以與金人力爭也齊侯來獻戎捷春秋惡其威我而斥

之耳齊昌嘗尊㽂哉馬昭難王肅引君洗玉爵獻卿然
此獻字對酢為義天地祖宗臨之雖天子亦當自賤以
合萬國之歡心與饋獻之獻不同

不云五十言十五者亦誤

愚按貨布重二十五銖直貨錢二十五大泉輕於貨布
則直十五貨泉宜也安得反貴於貨布而直五十乎及
閱檀弓孔疏引鄭云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
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右文曰貨

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鄭君目所覿見言之甚詳而孔氏亦不以為非然則誤在賈不在鄭矣

以衣服異於膳羞與所加禽獻

按膳夫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惟王及后之膳禽不會註云禽獻加世子可以會之今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而云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亦在所

會中矣盖世子之不會者止膳耳賈氏謂衣服異於膳羞與所加禽獻故通世子可以會之豈以世子之膳禽亦不會乎與所加禽獻五字可刪

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疏熏四時雖本月令然春秋猶可如夏日之炎炎何按夏小正九月王始裘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則此祀天當是冬至祀天及夏正之月郊感生之帝季秋總享五帝於明堂時司服所云祀五帝亦大裘盖如此小宗伯兆

五帝於四郊不云四時不必與月令分四時祀五帝牽合也

天子之臣服無文亦得與諸侯之臣服同

竊疑天子之臣內諸侯也祿視外諸侯則服亦當視外諸侯即壓於天子而稍降豈同於諸侯之臣服斗哉按天子之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諸侯惟公國一孤四命其卿大夫從三命而下其命等於王之士故諸侯之臣入天子之國曰某士然則天子之卿大夫固與

諸侯同下大夫雖四命出封加一等為子男亦非公國之孤可比也

一曰散利

玩散字是散財發粟以周之不復徵還與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同平常歲時猶周艱阨矜荒年予若旅師春頒秋斂另是一法

論語註云六尺謂年十五

卿大夫職六尺言稍長而可征論語六尺言其幼以為

長力可使也以為幼識不足也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

皆征之

地官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至征之註云國中城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禮書則云國近而役多故晚征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晚舍欲使勞逸輕重均而已陳鄭之說通蓋鄭註役

少役多以人言陳用之則以事言役之人少則一人兼役數事而勞甚矣非十五及六十有五所能勝鄭氏戴師註云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役多亦謂役事多也

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

六牲分屬五行故五官各主之司徒主牛有牛人司馬主羊有羊人司寇主犬有犬人冬官缺無豕人而言豕人者推牛人之類而知之也又宗伯主雞有雞人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皆於之等二字中該之矣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會稽季本讀禮疑圖識其掊尅是大不然惟火烈故鮮死豫示重罰所以止之非待其游惰而遂罰之也夫游惰之害不可勝言故周公制禮不耕者死後祭無盛不樹者死後無周棺不蠶者身不得衣帛不畜者死後祭無牲婦人不績其麻死則不為之着衰裳法在必行庶幾人人知懼國無游民而身家保品行全其宅樹桑麻

民就四業則無賦稅以勸之元公作用仁之至義之盡也

宅不毛無一里之罰布天下願為之民矣

司農引孟子以其有合於周公愛民之仁蓋廛在後市非曠土非游民斯無罰矣如疏所言顯與經背

師氏至德以為道本

上德不德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其德不見所謂常道蓋自然長生之道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與至德以

為道本絕殊彼云失道而後德何嘗以德為道本乎

義衰而聘行玉帛

此河上公註老子失義而後禮句也禮之為禮不止聘行玉帛老氏以禮為偽故極言禮不如義義不如仁仁不如德下德不如上德德不如道可道之道不如常道周禮一書與老子相反就老子看來文武成康正是先義而後禮者也曾子問篇老聃石梁謂非作五千言者信夫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杜子春云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非也若經云貴子弟遊學焉則其說可矣今云貴遊當從鄭註按秋官諸子職國子存遊倅疏云遊是遊暇未仕之稱蓋與此貴遊同

和難

調人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凡仇人王法所當討而使之辟者會赦也辟諸千里之外蓋亦以放流之罪加

之仇既遠辟矣為子者即欲報而無從先王於是和之曰而亦可以姑置乎若其人反来還於鄉里欲報之時先言之於朝士殺之無罪

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禮書云調人凡和難勿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琰圭耳則琰圭不特施之使者民亦與之也按此則與之之字指報讐者矣鄭註則指調人當從鄭氏盖和之而勿辟必殭弗友者也調人力不能制故以王命制之若

報讐者非一人安能人人而與之玦圭即與之玦圭安能制彊弗友之人哉

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

此辱字乃辱之大者若止失口失色如何可殺殺之何可言義哉

奔者不禁

鄭註坊記云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蓋據媒氏奔者不禁而言媒幣俱

不容缺但女年踰二十夫家或不能備禮恐為強暴所汚不得已而出於奔又值上之人令會男女不禁以袪怨曠可也非是時則禁此義惟可與權者知之

三日而舉之

註謂沒入官浩竊疑之夫民得遺物貨使置於貨之肆馬使置於馬之肆則失主求之易何其公也三日莫認而沒入官不亦私乎以公律人而不克以公律已欲民之服也難矣揆之情理當是聽拾得者取之耳秋官朝

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此却甚公蓋俘獲之物本屬國事公其大而私其小於人情事理為宜亦委於朝十日者恐其託言俘獲而不實也

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布是也

愚按廛布是邸舍之稅蓋廛是官之邸舍乃官所造而人置貨物於其中故有稅非征其貨也故曰廛而不征若以廛布為征則廛即征矣而孚轉不得

云不征者非周法

按司市凶荒札喪則市無征是不征亦周法也孟子葢覩當時之困故直云不征以勸人君恰合周文公制禮之意吾知周禮一經惟孟子能行之矣

以國服為之息

國服為國服役耳以是為息資其力不虧其財也當視貸之多少而差等焉不然民貧而貸之而必索其子金貸之適以害之矣以上臨下胥吏為奸民復奢於用而

艱於償奬可勝言歟若王莽之計贏荆公之青苗借經以自文者不如無經之為愈也

中地下地外内同皆三百畆耳

皆三百畆據鄉遂下地而言若中地則皆二百畆惟上地遂多於鄉五十畆之萊按疏謂中地下地外内同只是畆數同其美惡亦有不同盖鄉之家二百畆皆一易之地而遂則田百畆萊百畆優於鄉矣鄉之家三百畆皆再易之地而遂則田百畆萊二百優於鄉矣

宗人

乃立春官宗伯註鄭司農引夏父弗忌為宗人按春秋內傳本作宗伯外傳魯語弗忌曰我為宗伯宗人雖亦掌禮之官但位卑權輕能擅為逆祀歟

籥師

宗伯籥師註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二句出公羊傳爾雅釋詁廢止也郭璞註替廢皆止住也籥無聲不聞於外故不去

不入兆域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註云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竊疑因戰致死則非偷生者矣而以無勇受罰是以成敗論人也重汪踦與公叔禺人死於郎仲尼稱之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豈反以為無勇哉故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生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及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

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良是且禮有云春饗孤子故顏庚之孫子晉猶受五邑之賞服車而朝豈其子受賞而其身反受罰哉意經所謂死於兵者當指負氣輕生不顧其親如縛設諸之流

言鸞車象人

象人從葬哀死者之索居也而孔子謂為不仁蓋因季世用殉而致慨耳流弊至此凡事皆然豈先聖所及料

乎

中古用俑周公蓋因之非公所制玩始作俑者句蓋不知其何許人也

孝經說曰

註疏極詳辨顧不免雜以緯候為後儒所訾漢時禁緯鄭乃改緯為說鄭志答張逸云嫌引秘書違禁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抑何溺於此而必欲引之乎唐時不禁故賈氏援引尤多且以緯書不見不可測量為貴好

而知其惡洶乎天下鮮矣

康成云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隂書於緯藏之以傳後果爾何以自言述而不作歟經解引君子慎終如始差若毫厘繆以千里是易緯文不作孔子之言緯書究為何人所作歟

貍首

樂師諸侯以貍首為節註云貍首曾孫按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

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殆即貍首樂章蓋貍首
者樂會時也詩云御於君所以燕以射非樂會時歟貍
首射首不朝者也詩云小大莫處非射首不朝者歟呂
氏引原壤所歌然其詞褻亦足以為射節歟

則磬無不編

疑亦有特磬蓋磬不言編者編不編皆教之

筮短龜長主於長者

疏云龜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知本易知七八九

六之成數知末蓋以知本為長知末為短按孔頴達云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數短者數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宋林唐翁亦云象在先數在後故以先為長以後為短俱與賈氏互相發明

上則疏而遠下則親而近

疑上下各兼親疏遠近不分屬

彼無相見字鄭以義增之

按公羊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鄭註相見二字盖以代會聚朝聘云云省文耳

明知兼有冠者童子可知

舞人即兼有童冠何得引論語曾點之言點言風乎舞雩豈舞乎舞雩耶疏以童冠為舞人則點特一舞師耳尼父乃喟然與之耶

檮杌謂惡獸春秋者直史不避君之善惡事

同檮杌故謂春秋為檮杌

不避君之善惡必登青史其臣直其史信矣賈氏乃以為事同惡獸歟當從子朱子取記惡垂戒之說

入齋於職幣

程子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洵不刊之論也如巾車職毀折入齋慮其不甚愛惜致官物易壞耳夫物必有毀若一切責償民何以堪故馬質云馬死則旬之内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車

毀當放此

魯公伯禽之時則三軍

按上文云此大國次國小國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魯是侯爵僖公之時其實二軍夫伯禽始封侯僖特因之謂始封時獨有三軍寧不自相矛盾

又按孟子則以公侯均為大國故云皆方百里公羊其餘大國稱侯何休註云大國謂百里也若然伯禽有三軍僖公時亦當有魯頌公徒三萬之言為不誣也春秋

襄公十有一年作三軍未必前無三軍也特以出於武子之私非復舊制故曰作玩傳自明

一軍則二府六史

疏云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逆言其數者欲見所置非常似鑿竊疑二府六史因上一軍為文取便耳此特句法變化何闕倒文見義耶

軍事主嚴雖卑得同號

序官家司馬疏云司馬主軍事嚴凝為主須辨尊卑故

依司衆卿不得稱諸侯者為家不入都中然則軍事嚴凝尊卑須辨矣今疏大司馬職乃云雖卑得同號號既同尊卑又奚辨乎按經號實不同自大司馬卿之下或曰小司馬或曰軍司馬或曰輿司馬或曰行司馬或曰兩司馬或曰公司馬此皆國司馬也又曰都司馬王臣為之遂掌都内又曰家司馬則不使王臣為之尊卑未嘗無辨也

降圍邑

邑曰圍未降也未降而降之環人職也如此看降字方與摶訟揚一例註云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既欲降矣又何事降之哉

未殯已前無問尊卑皆哭不絶聲大斂之後乃更代而哭亦使哭不絶聲

按士喪禮小歛之後乃代哭喪大記乃官代哭亦在小歛後然則此疏未殯已前當作小歛已前大歛之後當作小歛之後鄭註所謂未大歛也喪大記集註未殯哭

不絶聲是相代而哭聲不絶與此不同

經所云上者皆據近王為上不據陰陽左右也

北上者近王為上矣東上西上者亦近王為上乎愚按

三公答君尚右屬陰也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則南

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左則南面西上或

上左或上右統乎門也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

或上左或上右近王也所上不同總要朝儀整肅耳

彼四月不合擊鼓之月

四月當作六月按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傳曰非常也惟正去聲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云非常者禮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伐鼓於朝以自責不鼓於朝而鼓於社非常矣且天災有幣無牲不用幣而用牲又非常矣非謂不合擊鼓也又按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平子云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而太史曰在此

月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盖周季夏六月當夏后氏孟夏四月於卦上下皆乾所謂正陽月也而隂即侵陽正月繁霜詩人所為憂傷也日食天變之大者夏書曰辰弗集於房瞽奏鼓而四月純陽隂氣未作其災尤重非不合擊鼓特不合鼓於社且用牲耳乃祝請幣用於社以求救於上公而平子卒不從故昭子知其有異志而譏其不君君也

七尺以上為騋

爾雅駽牝驪牡玄駒褭驂郭璞註曰詩云駽牝三千玄駒小馬别名褭驂耳鄭氏引以證庾人其句讀異是以牝驪及牡玄皆屬駽駒與褭驂於駽無當連引之耳

二男五女三男二女

職方氏辨九州之國或男少女多或女少男多按鴻列子曰土地各以其類生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

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按呂刑本無詳字下經告爾祥刑蔡傳云刑凶器也而

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於中其祥莫大焉今鄭書作詳則是詳審之義與祥不同

束矢鈞金

齊語曰桓公曰齊國寡甲兵若之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求位切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刑之疑者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求訟者之情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而辭定不可易獄訟之坐將成使入一束十二矢不入則曲曲則伏兩造皆入乃聽之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欘甲兵大足

大司寇束矢鈞金何乃與管子之術相似耶何休謂周禮戰國陰謀之書以此然非公本心敬仲竊其說耳竊其說而行蓋罪當而人服也其才視後人竊周禮之形似者固勝十籌

一束十二矢本韋昭註鄭氏註周禮則云束矢百箇毛氏釋詩則云五十矢曰束

賈疏云禁民獄訟不使虛誣之事言禁者謂令先入束矢不實則沒入官若不入則是自伏不直是禁民省事

之法也按此云不實則沒入官葢實則還之矣兩造之矢沒入以示罰還之則不貪一入一不入不待聽而曲直分則直者之矢亦還鈞金同元公制禮不使民虛誣管子竊之以足甲兵虛誣不亦甚乎

外朝在雉門之外則亦在庫門之外也

後鄭本以外朝在庫門外臯門内葢以天子五門一曰臯二曰庫也此云雉門外相沿先鄭二曰雉門未及改駁耳朝士註始駁先鄭二曰雉門而改庫門居二以雉

門為中門則不謂外朝在雉門外矣知不在中門外者中門外左有廟右有社不得置外朝可知故小司寇註在雉門外朝士註又云庫門外二註似離實合惟公彦能通之

以五聲聽獄訟

秋官有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古人誠朴民情可求也今則曲而巧者反似可信直而愚者反似可疑欲以五聲聽之非十分明慎不可

疏云要辭定訖恐其濫失更以五聲聽之然則正是詳慎之極正是哀矜勿喜之心非專恃五聽以為斷也

云夏刑以下據吕刑而言

註引夏刑臏辟三百宫辟五百而吕刑則剕罰五百宫罰三百罰與辟不同其數又不同竊疑鄭引夏刑非吕刑賈君特未之見耳穆王時吕侯訓夏贖刑蓋吕刑本之夏刑而夏刑又本之舜典贖刑歟舜典流宥五刑刑言五金作贖刑不言五五刑不皆贖可知意夏書亦未

必五刑皆贖也呂司寇特託此歛財以中穆王之欲耳大辟皆贖則富者皆得殺人故致耄荒之譏雖然較之貪而且酷者則固有間也夫

掌戮

曲禮云刑人不在君側公羊云近刑人輕死之道也而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蓋曲禮公羊言其常而盛朝則人皆向化不必拘拘耳

以焚石投之

焚石即今石灰也故疏云石之燔燒得水作聲使水蟲驚去不曰石灰而曰焚石取其熱也

王事

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孟當作曹左傳云諸侯有王王有廵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乃曹劌諫魯君如齊觀社語也

惟上相入

上相謂擯介惟字對其餘擯介不入而言後經唯君相

入唯字對客之上介不入而言

焉使則介之

故書焉為夷鄭謂夷發聲按三年問云焉使倍之又云焉使弗及也陳註云焉語詞聲口同蓋在上為發聲在下為助句皆語詞耳三年問註疏則云焉猶然也然猶如是則與此行夫註疏殊

勞上介亦如之

此句是聘禮經文不當屬鄭註之下

非謂梓榎為一而云然也

按爾雅釋木郭景純註稻山櫝云今之山楸註椅梓云即楸朱子云梓楸之踈理白色而生子者齊民要術云梓名角楸又名子楸朱子又云櫝梓也是梓櫝為一也故鄭云梓榎屬

假令輻近轂處圍六寸也

語意似未足按經云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疑六寸也下缺則近牙之骹圍四寸一句

四四十六丈六尺七七四四十九

丈六二字衍前七七四十九句以尺言此七七四十九句以寸言

以涅染紺則黑於涅

按淮南子所謂黑於涅殆即紺緅纁入黑汁則為紺只一入黑耳安能黑於涅緅紺又入黑或可黑於涅矣且云以涅染紺明非以涅染纁可知

後鄭不從以從故書為五寸五寸是壁文之鈌

亂存者

子春破故書五寸當從經七寸良是後鄭非不從特原其所以書五寸之故耳子男執璧五寸經云躬圭乃伯所執伯七命則圭七寸故書五寸當是璧文簡策訣亂遂在命圭之下

案十有二寸

先鄭云案玉案也後鄭云玉飾案也三山陳氏曰玉人所言皆玉器非玉飾之器遵先鄭也後鄭主玉飾則案

不止尺二寸故以棗栗為加於案疏因云案十有二枚案案有棗栗故棗栗十二列然上經言寸者屢矣而此獨改寸為枚乎若依先鄭玉案則如下經璋邸射素功以致稍餼義亦可通此王后法有玉案以致棗栗諸侯夫人勞賓則無之且止二竹簋耳無十二純九純五之差

簋法圖今此竹簋方為之者此或秉棗栗與黍稷異也

按舍人註方曰簠圓曰簋而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原係簠字註云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然則王人註引彼作簋字葢誤耳賈氏何必曲為之說歟

庾本有二法

經陶人庾實二𣪘豆實三而成𣪘則二斗四升為庾一法也疏引小爾雅聘禮記左傳註則皆十六斗為庾又一法也

惟若寧侯

註云若猶汝也竊疑下云毋或若女不寧侯則指所射之侯為汝矣抗而射女亦指不寧侯則寧侯非所射之侯矣若寧之若當與下若字同訓為如勉之而且戒之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此女字則指羣臣禱之也此王者射而祝侯之詞故曰女曾孫諸侯

棄中央一夫之公田就八家之私田以稅之

愚按季世俗偷不盡力於公田公田之入少矣故宣公既取公田又履畝而稅以益賦且懲民也蓋魯之十二

自宣公始若棄中央而税畆家取十畆止八十畆耳以荒易熟亦未為厚斂矣

鄉遂為溝洫為貢法言十一亦十外税一者也

竊疑貢法民得百畆以十畆為税是十內取一與助法不同助法民實得百畆君另得十畆乃是十外税一也先儒謂九一輕於十一以此

又疑載師職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縣都皆無過十二皆就夫税之輕近重遠近者多役

故輕近也如前說則重近輕遠矣當依賈疏疏謂十外稅一殆民亦實得百畝而所貢在外耶王制孔疏云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石粟而貢十石是亦十外稅一也

鄭以為入隈

按左傳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楚邑即白羽隈隱蔽處秦從隈入而繫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又恐商密知因非析人故昏暗而後傳

城此兵法也傳原有入字賈乃謂鄭為杜撰耶

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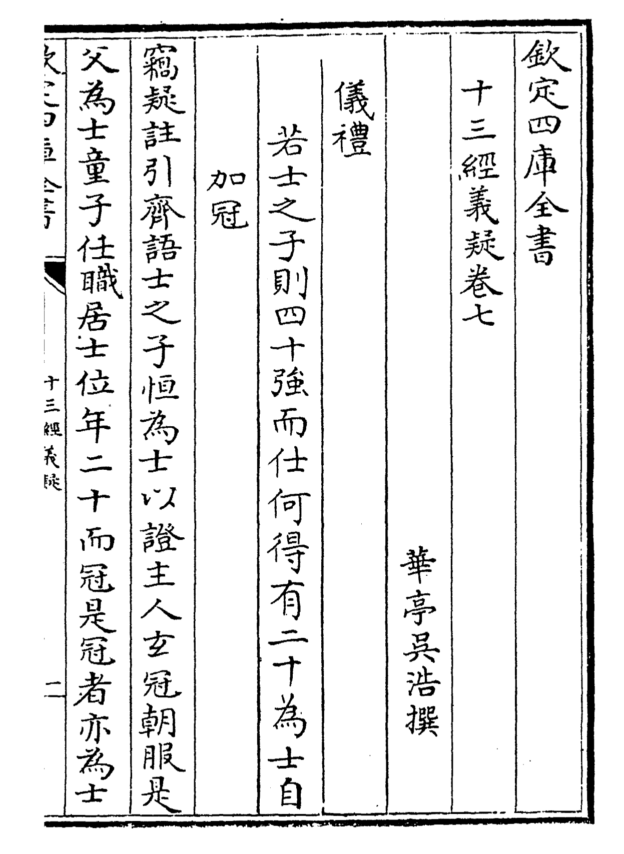
衍文也上二節下一節俱言為弓之利中間不得重明達角之不利一條

朝君入由闑西亦拂闑

嘗疑君入當由門中主君闑東門中朝君闑西門中儐介俱稍偏拂闑兩君不必然又思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則上介随君後拂闑大夫在後稍西中棖闑士又在後

稍西拂棖也上擯隨君後拂闑大夫在後稍東中棖闑士又在後稍東拂棖也兩君皆拂闑示相親賈疏亦通葢常時出入由中門賔主偕行則拂闑耳

十三經義疑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經義疑卷七

華亭吳浩撰

儀禮

若士之子則四十強而仕何得有二十為士自

加冠

竊疑註引齊語士之子恒為士以證主人玄冠朝服是父為士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是冠者亦為士

冠者即主人之子也故云士之子恒為士疏乃云士之子何得有二十為士詞意不符與前疏亦矛盾若士二字或當作庶人耶

小記云大夫冠而不為殤大夫身已加冠

愚按喪服小記丈夫冠而不為殤與婦人笄而不為殤相對孔氏易丈為大而以証大夫之有冠不以二十之年始何居

賢者恒吉

賈公彦疏鄭註意曰云賢者恒吉者觧經先戒後筮之意凡取人之法先筮後戒今以此賔是賢者必知吉故先戒賔賔已許方始筮之以其賢恒自吉故先戒後筮之也竊疑左有僭吉易有貞凶賔已許矣倘筮而不吉則將辭之乎抑違筮而不用乎違筮則慢神辭之則慢賔似當先筮之為得也然則經文筮賔何以在戒賔之後曰一請為戒再戒為宿戒賔泛言賔也但戒而不宿筮賔則是賢而可使冠子者於所戒賔中擇賢而筮之

筮吉宿之不吉則另筮其賛冠者不筮亦宿焉衆賔既不宿則雖禮辭而許或屆期有故使人来辭亦聽之其序當如此或問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吉則乃遂宿尸不吉則改筮尸盖古人重卜筮不吉而改筮之似亦無害余謂所使為尸者子行也卑於我故取舍惟我視賔之賢者異矣

舅辭易醬

舅辭絶句辭辭其徹也婦雖不餕舅之饌猶將親徹焉

玉藻凡燕食婦人不徹集註弱不勝事也故舅辭之令

宰徹知有宰者記云舅答拜宰徹姑不辭者婦將餕其

饌不必辭易醬有司易姑饌之醬也古人用揩哶子合反

醬故易

參義訓辭為言蓋醬為饌本舅命易之故燕禮公自設

醬

云非敢於義不便故不從今文

果爾則下經擯者對曰其也命其其非敢爲儀也何義

又便乎前疏固云今古文二者俱合義故兩從之非與不盖俱合義者也

異日則出迎同日否

等士耳甲至乙門乙出迎乙至甲門還贄甲獨不迎乎日雖同宅則異矣經不言出迎出迎可知也惟大夫於士不出迎

主人先坐左賓先坐右

愚按疏與註不符註云説屨主人先左賓先右則主當

先坐右而說左賓當先坐左而說右主在東先說左賓在西先說右故得相向若主先坐左則說右矣賓先坐右則說左矣相向云乎哉

公命長

命長謂使選年長者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蓋下大夫中之長者歟卿則尊小臣不敢使士則卑不敢使之媵爵於公也下經云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又二大夫中之長者歟故云一

人待於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洗象觶升實之坐奠於薦南降與立於洗南者皆再拜稽首送觶所以命長尚老成人

若膳觶也則降更觶

膳觶之必更以其為君之觶故不敢用實用之者公命不易耳若無公命前已易觶矣此不須更云若膳觶也若者不定之辭

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

上

應云小臣師詔揖諸公卿諸公卿西面北上其下别言揖大夫大夫皆少進䟽曰誤衍大夫大夫四字但經有大夫大夫四字連者而實非也

君降拜若為君拜既爵也

似當云若為君既爵拜也蓋君之卒爵所以酬我君以我故卒爵敢不拜嘉若云為君拜豈君尊不拜既爵而我反為之拜歟君既不拜既爵矣又豈為君將拜而我

先拜歟皆難通矣

勞者再拜稽首受

註云稽首尊國賔也盖賔爲君使敬使即以敬君故彼此皆稽首春秋傳齊侯稽首而魯侯不答魯誠可責矣齊侯之恭其亦不近於禮矣夫

賔受棗大夫二手授栗

竹簋方受斗二升大夫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賔受棗之時想是二手受而授者則不能二手以栗在左手也既

受棗則右手空矣自應二手授栗以致敬

公再拜送賓不顧

此賓不顧是序事之辭非上擯復命之辭註疏因魯論而附會之遂謂孔子攝上擯然孔子非上擯也玩魯論揖所與立左右手則子為承擯可知蓋卿為上擯立於子右士為紹擯立於子左子在上擯紹擯之間故傳主命出則揖紹擯傳賓命入則揖上擯也斯時上擯不復命子特代之以紓君敬耳若夾谷之會則以孔子德盛

君命使相居宗伯之任宗伯為小司馬兼官非正卿至攝行相事蓋攝正卿又在夾谷會之後

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為五大夫故周禮太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崔本何休馬氏陳氏俱遵此惟王朝有大司寇諸侯無雖正卿猶不

敢稱大也史記謂魯以孔子為大司寇而綱鑑因之若然豈魯有六卿如天子耶又按杜泄對季孫曰孟孫為司空則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亦小司空耳

賔奉幣庭實從入門右

因奉君命問卿而奉幣私面是已君與彼相交若入門左則似以已交彼故不敢前朝服問卿時入門左可知夫私事自闑東外臣之禮也敵賔非降等以奉聘而私面故雖敵賔嫌若降等然變於問卿也賔北面授幣亦

是尊大夫所以尊之亦是以其與己君相交

燕禮主國大夫食賔賔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蓋聘賔奉使不敢以賔禮自居主人食賔又是助其君敬賔故皆稽首

入門右為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

鄭註若降等然謂賔雖與主敵而謙如降等者然也與曲禮若字不同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此若字從平等之客轉落玩曲禮全文自見

命之成拜

註云賔雖終拜主君之意猶為不成疏云主君雖辭賔猶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為成拜主君之意猶以為不成故命之升成拜愚竊謂賔未嘗終拜也按經賔西堦東北面荅拜擯者辭拜也纔一拜耳公以賔不聽擯者故當其拜時又自降一等辭之擯者恐賔又拜故云雖將拜興也賔將欲再拜見公降蹵然不安歷階升以止公賔升公亦升而猶不敢拜乎上也將降階而終拜焉公

見其不拜是以命之成拜於階上若賔既終拜而又命之拜是再拜者再也敬賔之禮如是乎

聘禮使卿至館此亦宜使卿知是司空非卿者周禮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卿無致館之事司空主營城郭宮室館亦宮室之事故知所使者司空也

按尚書伯禹作司空傳云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葢司空即冬官卿也註亦不言不使卿此疏可删

大夫以下大帶用素天子朱裏終裨以玄黃下當作上終裨下疑缺諸侯素帶終裨以朱綠大夫素帶裨垂十五字按玉藻士練帶居士錦帶弟子縞而大夫及諸侯天子則皆素故知下當作上也天子朱裏終裨諸侯不朱裏其以雜色為辟緣皆朱綠大夫則玄華然則以玄黃上缺諸侯素帶一十五字可知蓋天子諸侯雜帶上朱下綠朱正陽綠少陽示體於上而布之於下也大夫雜帶外玄内華玄天色華地色示君尊於外而

臣順於中也士雜帶則內外皆緇示質也

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或問溢字當從王肅劉逵滿手為溢之說若鄭氏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有餘則非粥矣且朝夕各一溢共米二升二十四分升之二無乃太飽歟浩答之曰㫒不考之既夕賈疏及均人鄭註乎既夕篇二十兩曰溢疏云按周禮廩人中歲人食三鬴為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今日食米一升餘是不

在於飽又鄭註均人云人食二鬴為無㱇㱇無嬴儲也則三鬴尚有嬴餘二鬴僅能不飢耳二鬴亦日食米四升餘盖古時權量甚小朝夕各一溢未甞飽也

既練之後無朝夕哭惟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

按傳既練舍外寢註云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所謂堊室也疏云止舍外寢之中不復居廬閒傳云小祥居堊室然則廬中當作堊室中惟殯後乃在廬中思憶

則哭

則妾於君體敵亦有夫義

按妾惟不得體敵故名夫為君賤於妻也但以接見君子則亦有夫義耳若云體敵是並后匹適國亡家絶之原然則體敵二字或接見二字之訛歟

母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客有問於余曰綱目亦有可疑如書魏太后馮氏弑其

主母也而書弑乎余曰大易扶陽抑陰春秋日食必書喪服為母輕於為父長子為祖禰正體因母不降況慈母乎凡長子皆然況為君者乎馮氏所撫李夫人之子其為君非大無道者毋以淫亂而不相容得罪於宗廟社稷多矣春秋之義絶不為親朱子正其名曰主斷其罪曰弑知此義而牝雞可以無晨敝笱可以無刺君臣父子夫婦之位定而天下平矣

出妻之子為母云云

日知録云出妻之子為母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此子夏傳也傳曰絶族無施服施以䝉反在旁而及曰施禮記大傳作移親者屬此傳者引傳援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為一條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為一條今本乃誤連之恐

按註疏則以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亦作

舊傳蓋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陳其人人皆服前之服

者一經之體例皆然不及無服此言為出母無服者舊傳蓋因親者屬一語以為父後者亦然故別言之非經也末二句又是子夏釋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之義註疏連之不得譏其誤

子幼謂年十五以下

疏引論語六尺之孤鄭亦云十五以下是以十五為幼也又引周禮野自六尺皆征之而云六尺謂年十五則不以十五為幼矣彼謂子幼據十四至年一歲見子十

五受征則當養母母有子年十五不當更嫁於義亦通

但論語注須刪却耳

祖父之昆弟之親

祖父二字平列非王父之謂

皆以女為形以弟為聲

娣姒皆女旁是以女為形也娣女旁加弟姒女旁加以是以弟為聲也但上有以女以字恐下以弟句法與以女混若作弟以為聲似較明及閱三禮圖則云弟似為

聲

子男夫人與三公夫人自闕翟以下至褖衣

何居三公夫人之服反卑於侯伯之夫人𢿙巾車䟽云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意者厭於后而降𢿙三公璧服同於子男葢亦厭於王也顧三夫人之衣與侯伯夫人同揄翟何以又異於三公之夫人𢿙衣既揄翟車獨不可厭翟𢿙三夫人既可揄翟三公夫人何獨不可𢿙

熬黍稷各二筐

熬大熬穀也大夫加粱二筐君又加稻二筐鄭氏以謂惑蚍蜉周禮大祝職疏云鄭以意解之無正文以其熬穀似蚍蜉蚍蜉見之不至棺旁竊疑熬穀既似蚍蜉物以類聚何乃見而却走歟如謂熬穀香可食使蚍蜉戀於此則是引至棺旁尸能免侵歟杜子春以熬筐為重三禮圖云鬼神或依飲食孝子冀親之精有所馮依故設重椟重鬲者懸於重之𦊨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

為粥實於瓶以䟽布冪口以篋懸之覆以葦席則與熬筐别矣而所以依神之意盖同

婦人不哭不踊故不得蒙如初也

不哭二字宜删上篇辟門時云婦人撫心不哭此亦不哭是如初矣惟主人入門不哭婦人不踊則異於初耳

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

脛骨牲體也而行者父母之體也擬之不於其倫不敬孰甚焉脛骨象行又五字可删

童子將命先生並行

先生並行魯論本以童子為非禮非不專禮事之謂而賈氏乃以證從徹者而入耶牽引將命尤無謂

以其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

廟字上應添祖字蓋上文以殯宮為廟即寢也虞卒哭在寢未在祖廟中至祔祭乃在祖廟喪服小記云虞於寢祔於祖廟是也若不添祖字則與上文廟字無別看者恐難豁然

賓以燔從

下主婦亦拜賓註云賓女賓也則此主婦獻尸賓以燔從亦女賓可知

必使異姓

男尸女尸蓋以夫婦二人為之故䟽云孫與祖為尸孫婦還與夫之祖姑為尸（姑當作母）若使同姓則與男尸為姊妹無别矣

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

竊疑既引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則殯葬為死事當以往日數矣何云皆以來日數耶大夫以上二句當直接卒哭之月不同者不必牽引曲禮文

諸侯朝會廢一時祭不得攝以諸侯禮大故也

愚按春官云王不與祭則大宗伯攝豈天子之禮不大乎又前引祭統君明其義故也君亦諸侯何獨有故則使人攝乎疑康成所云魯在東方王東巡狩廢春祭蓋以至尊時巡諸侯及其臣共效奔走況君之祖亦王之

臣以王故廢一祭諒無怨恫耳喪亦廢祭者祖之所悲也若疾病征伐隣封會盟則皆宗伯攝

衆賓答再拜

有司徹衆賓皆答一拜以大夫尊不敢備禮也特牲衆賓答再拜以士賤得致禮也是一拜對再拜而言又謂大夫之賓人人從上至下皆一一獨拜而士賓莫問多少皆得一時再拜則一拜之一指人數非拜數不與再拜對矣似乎夾雜

不易爵辟内子

辟内子尊卑之等也易爵男女之别也欲明尊卑何事不可而必使男女無别乎疑經酢如主人儀只指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耳前經無不易爵之文則如字中原不兼此事

是以孔子世家云魯郊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

不脱冕而行

言魯郊則是孔子助君祭矣以不致膰俎而行則俎當

君使人歸之矣柰何引史記以証大夫以下使人歸俎耶與前文若助君祭必自徹其俎亦背

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竊疑賤者二字當删蓋刑者之髮剔之以示懲可也賤者之髮剔之以歛怨可乎哉賈疏引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吕姜髢辱及不辜遂至殺身正可爲恣意凌人者戒鄭註謂古者或然亦屬疑而未定之辭

酌以酢

下大夫不賓尸主婦致爵於主人主人卒爵拜主婦受爵酌以酢註云自酢不更爵殺按自酢對上尸以酢主婦禮誠殺矣爵不更亦不洗非徒禮殺有合巹同牢之義焉第云殺也將非夫婦而亦可乎